

文化寻踪”⑨

栏目寄语:

夜听窗外雨打芭蕉,油灯燃尽岁月斑驳。一座城市像一个人。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?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,它像一杯醇酒,需要慢慢品味。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,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,无不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。文化是一种力量,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。当繁华褪尽,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,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,也是一座城市的幸运。本报特推出“文化寻踪”栏目,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,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现在您的眼前。

泰山奶奶与滨州的不解情缘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学福 金向华 李希阳



▲图为滨州市绿洲集团为泰山奶奶而建的平子庵。

说起泰山奶奶,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。但每年农历三月十五,家里的老人们都面朝泰山方向叩拜,以期泰山奶奶赐福。

泰山奶奶是碧霞元君的俗称,碧霞元君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道教认为,碧霞元君“庇佑众生,灵应九州”,“统摄岳府神兵,照察人间善恶”,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。

关于泰山奶奶的传说版本众多,在滨州的滨北刘木皂村和沾化县的久山村各有一个版本,为人们津津乐道。传说终究无据可考,不过怀着对中国神话传说的求知,本报记者带您去这两个地方转一转。

▼这就是原先久店的街道。

泰山奶奶滨州说

一种说法认为泰山奶奶的原型碧霞生于宋朝一个叫李家庄(现山东省滨州市滨北镇刘木皂村)的村子里,父母刘碧军、李荣霞在当地一位有名望的官员李照鸿家做长工。李照鸿常年在外做官,有一年回家探亲,得知刘李夫妇喜得一女,只见小女肌肤白里透红,高高的鼻梁,浓眉大眼,眼中充满善意的光芒,此时名字未取,李照鸿应允为其取名,于是取其父母名字中的“碧”字和“霞”称为碧霞。

碧霞天资聪颖,三岁之时便精通四书五经、琴棋书画。但世事难料,碧霞七岁之时,当地突发洪水,面对滔滔洪水,碧霞痛心万分,力喊三声:“以我的生命换取这家人的平安”。只见洪水慢慢退去,老百姓惊叹感激,称碧霞为“活菩萨”。

三日后,碧霞将要归位,告之父母:莫过悲伤,小女归位之后封为泰山之神,如需小女,可到泰山脚下直唤我名,便知是家乡之人。

碧霞归位后,被封坐在泰山极

顶的碧霞元君祠。后人念其恩泽,于是将“李家庄”改为“刘木皂”,“刘”乃碧霞元君父亲之姓;“木”乃碧霞元君母亲之姓“李”,因失子故取其字“木”;“皂”乃碧霞元君归位时辰在白天,年龄为七岁,故取其字“皂”。在渤海十八路的天成观元君阁内就供奉着一尊泰山圣母的雕像,以供后人瞻仰。

泰山奶奶久山说

沾化县冯家镇久山村,距离泰山数百里之遥,因泰山奶奶碧霞元君被联系在一起。

13日一大早,我便坐上了开往沾化县冯家镇的客车,因无事可做,就和司机聊了起来。一说泰山奶奶,司机来了兴致,非要说上一说。

相传泰山奶奶原名叫花仙,就出生在冯家镇久山村。因老来得子,花姓夫妇视爱女如掌上明珠。花仙聪明伶俐,九岁就能背诵百家姓、千字文,美中不足的是花仙相貌丑陋,头发稀疏,加之

不爱打扮,村里人称她为丑姑。

一年村上闹瘟疫,父母相继去世,花仙时年十岁,因无亲可投,她起早贪黑帮乡亲们干活,吃的是百家饭。花仙家里有棵百年冬枣树结了十多个小苹果似的大冬枣,她摘下来捧给东邻家的郭大娘吃,见大娘不收,又捧着给几个最好的姐妹吃,姐妹们见花仙两手又脏又黑,哪里还有心思吃。

花仙满脸委屈地捧着枣回到家里,肚子也饿了,一口气把十个大冬枣全吃了,顿时一股清香沁入肺腑,不足一个时辰花仙竟脱胎换骨,粗矮的身子眨眼间变得苗条修长,稀疏的头发转眼功夫变得又密又长,散发着迷人的枣花香,细密的双眉秀丽可人,两眼秋水含情脉脉。

一日久山村的人们做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梦,梦见一个牵着猎豹的裸女,从久山村北的马虎岭山上来到花仙家,山神笑着对众人说:“众位姐妹乡亲,花仙是泰山帝君的娘娘,我这就带她去泰山同泰山大帝成婚。”说着把花仙叫到老枣树下,说:“冬枣仙子快帮着梳妆一下。”那棵冬枣树顿时化作一仙女忙着给花仙姑娘梳妆打扮。之后花仙姑娘乘猎豹腾云而去。

到了久山村,在村民花先生的带领下,我们来到了一片棉花地里,他告诉我,每当逢年过节时,老人们都到这里上香烧纸,祭拜泰山奶奶。听到这里,我就拿出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。据说这里原先叫久店,久店和泰山奶奶有什么关系?这时有人说,村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花老先生,他知道很多关于泰山奶奶的故事。

我们表明来意之后,花大爷喜出望外,眉宇间透露着喜悦,“错啦错啦,久店和泰山奶奶没有什么关系。”花老先生说,久店原先叫旧店,建于北宋年间,是一个水产中转地,来往的客商都在这里买卖水产品,曾经流传过一句话“久山落照,海上渔歌”。

说起泰山奶奶的传说遗址,花大爷也说不

清楚,但他知道过去村里人为了祭拜泰山奶奶,专门修了一座庙,就在村子的西北角,庆幸的是花大爷小时候见过这座庙。

花大爷说,这座庙是一间土坯房,有六米长、八米宽。由于夏天雨水多,所以每年三月三之前村民们们都去帮忙修缮。从外面看,这座庙宇建得金碧辉煌,庙里有神像,庙门外两侧有负责守卫的兵,泰山奶奶就坐在庙里中间的位置。据花大爷的描述,泰山奶奶的腿是半翘着坐在庙宇中央,双手扶着膝盖,肩两旁搭着彩色的绸缎,脸是粉红色的,看起来非常慈祥。

听说记者是泰安人,花大爷呵呵地笑了起来,“你可是我们泰山奶奶的婆家人呀。”花老爷子更是来了兴致,他说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,说是久山人爬泰山吃包子不要钱。说是从前有一久山花姓人士爬泰山,路上饥饿,就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店里坐了下来,不料刚蒸的包子被一个外地人预定了。这位花姓人士就和店主商量,付给这位客官双倍的钱来买这笼包子。等到那个人来了之后,店主就对他说:“对不起,您的包子已被别人买走了。”那个人就问:“我不是预定了吗?”“是呀,可是这次来的客人可不一般,他是泰山奶奶的娘家人。”于是那个外地人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。“人们传着传着就成了久山人在泰山的小店里吃包子不要钱了。”花大爷笑呵呵地说。

往事越千年,今天的滨州在改革大潮的涌动下,正在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巨变。然而,回眸往昔,许多美好的传说携带者人们美好的寄托,却在高楼与马路之间被人们遗忘在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间,滨州绿洲集团在自我奋进崛起的同时,决策者们发起了“请泰山奶奶回故里”活动,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